

◎本土悦读

编者按 1921年8月初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闭幕,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。从此,嘉兴南湖成为光荣的革命纪念地——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,载入中国革命史册。

嘉兴红船,既是中国近现代的重要标志,亦是嘉兴千百年间船文化的缩影。作为江南水乡,嘉兴南湖上曾浮载着形态各异、作用不一的各式船只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,嘉兴地方史名家董巽观先生撰有《南湖志》,收录于今年出版的《董巽观文集》。《南湖志》分八卷,记述了南湖历史沿革、人文古迹、风景特产诸方面,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女湖专志。下文摘选自《南湖志》卷四,历数了百年前南湖上浮载的各类船只及其相关典故。

《南湖志》里的船：一部江南水上社会史

南湖为嘉兴之巨浸,河港错综,众流所汇,利灌溉,滋养殖,通运输,供游赏,而舟楫尚焉。志湖船。

画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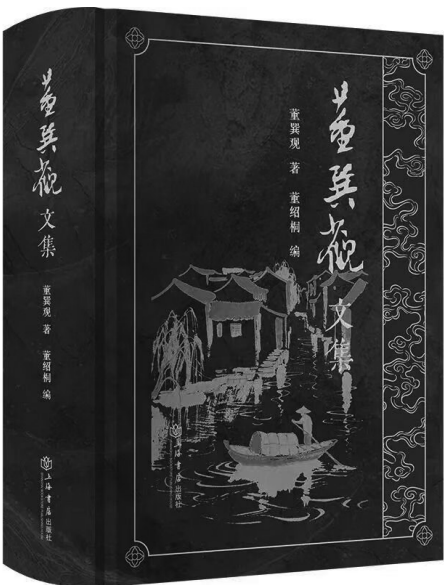
元人萨都刺《过秀州南湖》诗,有“吴中过客莫思家,江南画船如屋里”,萨诗虽未说明当时画船之式样,但知其不同于一般者甚明显也。《古禾杂识》记明人私有画船,多有船名,如浮槎、鸥舫之类。清初人汪潮生有《高阳台》词,中有句云:“春心荡起吴船。六柱窗低,愁风愁水年年。”所谓“六柱窗低”者,即指画船之式样,惜无详细记述。按之古画中,有一种船式,今已不见,其形状与今之西湖中游艇相类似。据黄慎言谈,幼时曾见王江泾陶氏有旧船一艘,云是陶氏画船,其式较今之四望船为小。船之两侧各有窗六扇,船底阔而平,人在船中可起立,与同大小之帮里船不同,船中舱可容六七人,船头船尾较短,中舱尚有形如书架者。辛亥以后,即不复见矣云云。

四望船

俗名丝网船,亦名“无锡快”,因船户均为无锡一带人。嘉兴之有此种船,始于何时,已不可考。或云始于太平天国退出嘉兴以后,此亦父老传说而已。

其船头大而方,行动滞缓,与一般之尖船头便于破水浪者不同。予幼时所见有雇用四望船迎亲者,多以小轮船拖而行驶。但游南湖时,泊舟中流,不需行动,则极便也。其制有大小二种,称为单夹弄、双夹弄,船头极大,可摆四方桌一,能容六人座。船尾为梢棚,除设置櫓、舵等行船工具体外,并于船板下安置炊事器具。船板上可以从事烹制一项洒席工作,各种碗箸之放置、柴炭之容积,布置极科学。

南湖四望船既为游船,故嘉兴人呼之为湖舫,有别于他种船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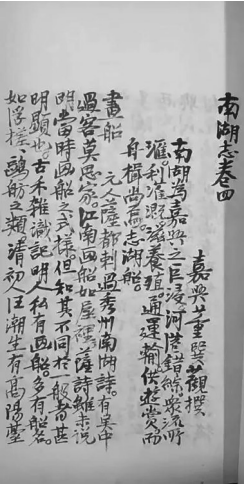
《董巽观文集》
董巽观 著 董绍桐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

湖舫之菜亦名船菜,其特点为新鲜,游南湖者必订船菜。其著名者有蜜汁火方、金银蹄、葱鸭,其美在于炖透。至于鱼、虾、蟹三种,因船中竹簋置之水中,临烹则取之,新鲜无比,尤以虾仁、虾球、虾蟹为最著。而菜不多则易尽,人觉饿则味更美,一菜有一菜之味,不乱杂以他物,不但一目了然,而味又能保住矣。

嘉兴湖舫自六月初起,至七月望止,为时令时期,而尤以六月廿四、七月夕两日为最闹。盖南湖游客并非尽属城区之人,有嘉兴附近各县及各镇来者,并有从上海、苏州、杭州、松江来者;而南湖湖舫亦非尽在嘉兴者,在农历六月至七月,从湖州、苏州、无锡、平湖等地为皆来。除夏令在南湖外,春、冬以婚事中迎娶为主要业务,亦有在春茧上市时,装载春茧为业务,但以迎娶为多耳。

荡板船

这种船较四望船小得多,至



《南湖志》稿本书影

多能够容纳五六人,亦能烹几种菜。在人少、经济实惠方面极受人欢迎,一般亦称为帮里船,所不同于帮里船者,能代客烹菜。平时与帮里船同样作为交通工具,所做之菜,虽无四望船同等著名,但能取馆菜优点,而以家庭菜肴为基本,因此适合各乡镇游客需要。

航船

《中吴纪闻》云:“夜航船,惟浙西有之,然其名旧矣。《古乐府》有《夜航船》曲。按,《乐府》云‘夜行船’,不云‘航’也。皮日休《答陆天随》诗:‘明朝有物充君信,榷酒三瓶寄夜航。’”

按,嘉兴为夜航船之中心点,凡嘉兴向东南各地之夜航船,或停泊于南湖之东门狮子汇埠头,或必经南湖。朱彝尊《闻歌者》绝句云:“轻舟暗度古城东,惆怅霜天落塞鸿。谁向夜深歌水调,伤心不待管弦终。”

夜航船是计算嘉兴到某地途程,以定启行时间。凡短途者,则以明晨天明到达埠头而计算

之,使旅客不耗用白日时间为原则。例如朱彝尊自嘉兴至王店,则嘉兴启航已在深夜矣。如嘉兴至苏州,不但到达迟,而启航亦早也。

在光绪初年至中叶,嘉兴夜航船之重点航线为上海、苏州、杭州、湖州等地。辛亥以后火车、轮船渐通,又转在交通不便各邻县。近三十年中,则以本县各镇为主要航线,至抗战时即绝迹,盖缘日寇汉奸之抢劫也。

罾泥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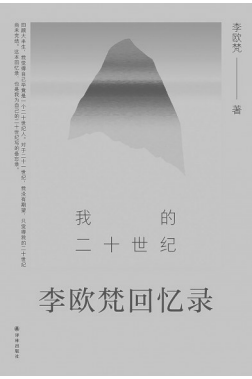
罾泥,五代时钱鏐撩清卒之遗也。钱氏成立撩清卒,当根据农民原有生产习惯,积肥以湖泥船成为主要矣。乾嘉时嘉兴画家陈銑,号莲汀,喜写南湖四时之景,春秋冬则以罾泥船为主要题材。

摆渡船

至今有之,亦称小渡船。抗战以前,凡游烟雨楼者,在东门木行头狮子汇登小船,出大洋桥进入南湖。小船至多容六人,船小底尖,动荡不定。船户多姓许,住许家村,亦有非许姓者。凡游南湖雇四望船者,必须再雇小船一二,因四望船以泊湖中为宜,靠岸则失四望之趣。故四望船越多,而小船亦需要,作为船至岸,四望船间之交通工具也。

渔船

嘉兴俗名网船,以其皆有大小网为捕鱼工具也。船有二种,一种专为捕鱼之用,而不作住家;一种则以船为家。如以罾泥船入画,则渔船入诗。宋杨万里诗云“渔歌欸乃声高下”,元张翥诗云“梭头艇子轻于叶”,明张若羲诗云“渔灯见远波”,陈继儒诗云“罢钓野渔船”,清李兰有绝句云“绿笠青蓑倚短桡,卖鱼沽酒尽逍遥。一分烟雨三分水,舟系春波第几桥”,极能状出渔船之景,各有不同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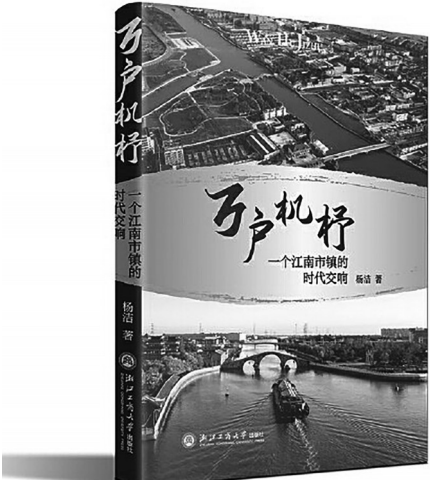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李欧梵回忆录:我的二十世纪》
李欧梵 著 译林出版社

求学、治学、育人之路,折射出那一代文科人的研学环境、集体心境和理想所系,他们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秉持人文情怀,在时代浪潮中保持学术本心,在世俗喧嚣中执守于浪漫追求,这群学人的坚守与彷徨、开拓与自省,都在书中得到了真切的呈现。岁月跌宕,浪潮不息,愿人文不朽,浪漫永存。

◎书边札记

《万户机杼》： 江南小镇多 小镇故事多



《万户机杼：一个江南市镇的时代交响》
杨洁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
《万户机杼：一个江南市镇的时代交响》(下简称《万户机杼》)一书,是笔者在近期举办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(书博会)杭州主会场邂逅的。那天下午,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社会同作者杨洁(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副主任、副总编辑、作家)等,在此举行“小镇看中国——《万户机杼》英文版书博会专场新书分享会”。

一听书名,就可想见这是描写改革开放以来一个纺织名镇的发展演变史,这个镇便是嘉兴王江泾镇。王江泾镇这一带,古称“水乡泽国”,处杭嘉湖平原中心地带,宜居宜业,宜稻宜桑,濒临运河,纺织传统源远流长。

由于靠近大运河的便利,宋代开始,王江泾就有大量“机户”聚集,商贸开始繁荣,至明清,终成江南纺织巨镇。在书中,作者通过大量文献,文约意丰地回溯了王江泾镇过往的纺织史,为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兴起的纺织业埋下伏笔。

而后作者着重描写王江泾镇人从开始“偷偷”机杼到政府鼓励机杼的经过。这一过程,绝大部分是通过一个个人物故事来展现。一开始,作者就用细腻、形象的笔触,向读者描述万户织机带头人——汝金生、汝掌生半夜里通过河道运一台旧铁木织机的场景。可以说,这开头一节,是本书笔墨最传神的段落。

接下来,作者以一个个小章节的形式,描述当地村民发家致富、当地企业家演变发迹的故事,这其中,有本来连饭也吃不饱的农民,变成了万元户、百万元户,有从帮人跑腿的单干户,变成了拥有大批厂房的企业老板。由此,当地纺织业也从家庭作坊逐步发展为现代化产业集群。

书中,作者提到了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,冒着巨大风险分田单干的故事。1979年秋天,也就在小岗村农民按血手印的几个月后,王江泾镇永聚村村民卜金良做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笔生意。那是2000双袜子的兜售利润,纯赚50元,几天时间抵得上他两个月劳动工分。

王江泾纺织品的销售渠道,相当一部分流向金华义乌。所以,这本书其实不仅仅是写王江泾镇,也是写浙江块状经济、集群经济、市场经济的演变史。

此书前面大部分,几乎都是通过一个个王江泾镇人发家致富的故事,反映新事物、新经济萌发之不易,展现王江泾镇人从农民到个体户乃至企业经营者这一步跨越之艰难,他们被骗过、被罚过,他们吃过的苦、历经的磨难,就是这个年代浙江商人经历的缩影。看完书中那些生动感人、惊心动魄的故事,你会更深处体会到浙商的“四千精神”,感慨浙江经济崛起的内在逻辑。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故事,穿插着王江泾乃至更大区域的经济发展历程,从而解决了这类题材内容不耐读的难题。

在这里,作者有机融合记者的客观记录与作家的文学描述,尤其是对水乡、田野、庄稼以及周边自然环境的描写,这来自于作者深耕嘉兴多年,也出自作者对每一个人、每一个故事、每一个细节的重视。

更令人感到眼前一亮的是,这本书还发行了英文版,新书分享会现场来了外国友人。英文对话中,让人感受到王江泾镇乃至嘉兴对国际传播的重视。确实,对外讲好小镇故事、嘉兴故事、浙江故事、中国故事,不能只靠新闻报道、网刷网文、动画故事,需要有更多接地气的纪实文学、报告文学乃至影视作品。

据统计,浙江省目前共有800多个乡镇,这些乡镇很多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产业集群,这些产业争奇斗艳,有的还独树一帜,其背后发展历程均可圈可点、精彩纷呈,很多历史轨迹尚未用文字记录下来。《万户机杼》一书无疑起到了一种表率作用。

◎荐书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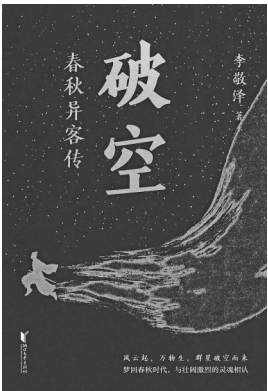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是华夏文明的“少年”

“我注视我们历史深处那些如同灿烂群星的人,这是关于人的精神、人的性格、情感、意志和命运的考古,也是关于人的想象——这精神和命运的风暴,最终都抵达了戏剧和诗。”作家、评论家李敬泽的最新历史散文集《破空：春秋异客传》近日出版,他将目光投向《春秋》《左传》中散落于历史深处的群星,追随史家之笔,捕捉“春秋异客”的表情和足迹,通过11个故事,书写他们的精神与命运。

业内评价,这部在历史的缝隙中打捞光芒的作品,也是写作者以散文之笔对华夏少年时代的深情回望与致敬。

《春秋》《左传》中的人,如历史深处的灿烂群星。他们自空中赫然而有,是华夏文明的“少年”。他们不成熟,不稳定,不世故,不油腻,如此热烈,如此新鲜。

“我追随《春秋》的作者,追随左丘明和司马迁,他们说出道面,我猜测谜底。”李敬泽形容自己如同侦探般在史料蛛丝马迹中摸索,让一个个形象鲜活站立起来,感受他们命运的风暴如何“抵达了戏剧和诗”。



《破空：春秋异客传》
李敬泽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

◎再读

《李欧梵回忆录》：追忆文科的黄金时代

《李欧梵回忆录：我的二十世纪》,翻开之前,我所设想的是在书中回溯李欧梵的“成长”史,以及从他的视角回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历程。

这本书没有辜负我的原初期望。作为继夏志清、夏济安之后的海外华人现代文学泰斗、哈佛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,李欧梵是公认的“开风气、拓边界”的文化摆渡人。这部回忆录,是一位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,更是一代海外华人学者的精神缩影。

整部书稿没有采取线性叙事的常规编排,而是用主题式的片段记录,兼而用一种想象中的问答对话来打开记忆,仿佛一段段自在流动的蒙太奇,将八十年的人生光影错落铺陈。“无声的乐”的家教启蒙,战火纷飞的颠沛童年,辗转迁徙的烟火日常,为他的人生奠定底色;新竹的年少时光,台岛的“外省人”生活,老师们的学业提携,为他埋下人文求索的种子;赴美深造的苦修寻学,横跨

哈佛、普林斯顿等七所名校的半世纪执教生涯,让他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不断成长。在这部著作中,在李欧梵的回忆中,我们重逢许多闪闪发光的名字,他们如闪耀的星辰,绘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璀璨图景。

然而,不止如此,远远不止如此。只有沉浸式地读过它的读者,才能明白书名中“我的二十世纪”的分量,才能领悟那种悠远的、带点惆怅的、欲语还休的意味。

那个属于二十世纪的文科时代,没有精制割裂的学科壁垒,没有急功近利的学术浮躁。即使是在战乱迁徙、辗转求学的艰难岁月里,学子李欧梵也可以不必被单一学科束缚,他可以受到台静农、殷海光等先生的点拨,接受中国文学、历史学、西方哲学、逻辑学的跨学界的启发,他可以与白先勇等友人结伴研学、创办刊物,在深耕现代文学的同时,肆意徜徉在电影、音乐、艺术的世界里。远赴北美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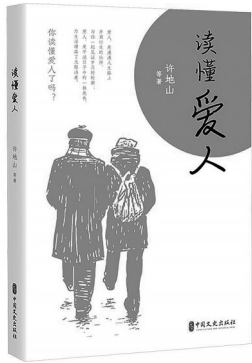
学后,他也可以游走于多所高等学府,以跨学科、跨文化的视野观照人文研究。

书中有一段记叙,李欧梵写到施蛰存先生九十五岁华诞之际,恰是2000年的世纪之交,他的朋友和学生们要为他即将来临的百年诞辰祝寿,而施先生说道:“我不要活到二十一世纪,我是二十世纪人。”李欧梵说他一直记得施先生这句话,越来越体会到“二十世纪人”的意义。他说他依稀感觉到二十世纪所代表的“终结”和二十一世纪所代表的“开始”是全然不同的,二十世纪带给他的研究和创作灵感更多。可是,即使在二十一世纪“全球网络化”的世界中去重寻二十世纪的个人生命意义,也几乎是不可能的,但他仍然要写下去,在关于“我的二十世纪”的回忆里,“至少要证实自己还存在”。

“我的二十世纪”,是一代人的二十世纪,也是我们需要努力寻回的人文世界。李欧梵的一生,始终在跨文化语境中成长与探索,他的

相互恭维。”林语堂在《我的婚姻》中说:“结婚五十周年,我送给她一个勋章,上面刻了詹姆斯·惠特坎·李莱的不朽名诗《老情人》。”林语堂与廖翠凤由长辈撮合结缘,没有轰轰烈烈的热恋,却在朝夕相伴里生出安稳温情。

“怀念篇”通过多位作家对逝去爱人的怀念,展现了爱情的永恒与深刻。这些文字充满了对过去的追忆与对爱的永恒敬意。“前年夏天回家,上你坟上去了。你睡在祖父母的下首,想来还不孤单的。”朱自清在《给亡妇》中写道,“我们想告诉你,五个孩子都好……谦,好健儿放心安睡吧,你。”这份悲痛不是一时的号啕大哭,而是长久独处时挥之不去的怅惘,让读者读懂平凡夫妻相濡以沫的珍贵,也懂得珍惜朝夕相伴的寻常温暖。



《读懂爱人》
许地山 等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

此书是作家们跨越时代的爱情絮语,更是一面映照自身的镜子。爱情这条长河,奔腾各有姿态,但深处涌动的,是对另一个灵魂最真诚的凝视,是贯穿一生的修行。

◎枕边书

《读懂爱人》：爱情是贯穿一生的修行

《读懂爱人》是一本聚焦爱情百态的情感散文集,集结巴金、朱自清、许地山等多位作家真挚文笔,描摹各色烟火情爱故事。全书划分为四大篇章,记录初恋怦然心动,刻画热恋的欢喜与酸涩,诉说婚姻相守的平淡担当,书写离别后的绵长思念。文字温润细腻,道尽爱恋里的甜蜜悸动、相处迷茫、相守责任与岁月长存的深情。

“后面伴着一个梳髻的少女……流动的眼珠,乌黑的头发,玫瑰色的圆长脸庞,衬着粉红色的上衣,浅蓝色的绸裙。婷婷而来,似碧桃在微风中飘荡。”在《第一个恋人》中,少年初见少女时的心动、暗自惦念的羞涩忐忑,知晓对方身世孤寂后生出的柔软同情,将青春期灵与肉的懵懂冲动、少年干净的怜惜之心融为一体。桃色衣衫、河畔暮色、昏黄街巷等意象,给青涩爱恋

蒙上一层怀旧的朦胧美感。

“热恋篇”则聚焦爱情的热烈与矛盾。作者们通过书信、散文等形式,探讨了恋爱中的甜蜜、争吵、期待与困惑,展现了热恋时期情感的复杂与深刻。“为了你,我情愿把家庭、名誉、地位,甚至至于生命,也可以丢弃,我的爱你,总算是切而且挚了。”郁达夫写给王映霞的情书,文字不加修饰,以内心独白式的书写直抒胸臆,把一见钟情的悸动、苦苦追求的煎熬尽数落笔。它是知识分子挣脱礼教桎梏、追寻自由爱情的真实写照,留存着独属于那个年代的浪漫。

婚姻中,责任与挑战并存。通过林语堂、萧红等人的作品,书中展现了婚姻中的相互理解、磨合与成长,以及爱情在现实生活中的延之与升华。“翠凤外向,我内向!我是气球,她是压载物;我们就如